

平陽文史資料

蘇步青題



平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平陽文史資料

啓東



平 陽 縣 政 協
文 史 資 料 委 員 會 編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书法家张鹏翼



王建之老先生

汽车工业专家陈廷越(左)
材料物理专家陈廷国(右)



旅法侨领刘友煌先生在法国国际展览会会场前



寫古今事 揚邇遐名

丁丑歲次春月
徐訥
於台北

耕牛图台湾画家徐訥作

耕牛圖

丁丑年春月
徐訥



政协平阳县第十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分管主席：周 慎

主 任：林 野

副 主 任：陈圣义 周 干

余明海

委 员：张声和 马允元

王光铭 孔庆杭

李成廉 张 君

张志政 郑中肯

林步宽 林顺道

姚亦菲 翁宗巧

黄庆生 游寿澄

黄如淦 蔡启东

蔡运培

平 阳 文 史 资 料

第十五期

1997年12月

春风风人

(57) ——记与苏渊雷先生的几次交往…………… 王光铭(1)

自学 自重 自挽

——悼念苏渊雷先生…………… 靳树鹏(6)

纵然片叶也风流

——苏渊雷追悼会及几点回忆…………… 张声和(11)

南雁欣逢苏渊雷…………… 徐祥地(15)

苏渊雷与平阳“翦春园”…………… 陈宗禹(18)

漫忆苏渊雷教授…………… 李成廉(21)

张苏二老与我父亲的交往…………… 马允元(24)

张先生的百岁高龄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陈崇贵(29)

其人诗如

——缅怀张公鹏翼…………… 徐祥地(35)

传香传道事书台

——记百龄书法家张鹏翼先生…………… 张声和(38)

雪门就教 师范流芳

——缅怀王建之老师…………… 谢瑞淡(41)

悼念王建之先生…………… 钟毓琳(48)

记已故政协委员王建之先生…………… 马允元(50)

王建之先生二三事…………… 郑中肯(55)

从山区走出来的科学家

——记山门陈氏兄弟廷越、廷国·····	周 慎(58)
竺可桢博士与苏步青教授·····	卢礼阳(63)
忆杜贤宏老师·····	金 冶(69)
纪念杜贤宏同志诞生 88 周年·····	李士俊(72)
缅怀杜贤宏同志·····	陈章耀(80)
回忆我的爸爸杜贤宏·····	杜颖民(81)
王鼎铭公传略·····	马锡鉴(87)
旅法侨领刘友煌·····	周 干(89)
工笔画家徐讷·····	徐祥松(93)
杨玉生先生传略·····	杨学德(95)
平阳籍大汉奸池宗墨·····	苏 虹(98)
棋王谢侠逊生址考·····	林步宽(102)
中国象棋之乡——腾蛟镇·····	林步宽(106)
平阳和剧团·····	徐兆格(110)
五十年前平阳大专学生反对国民党贪污的学生运动·····	·····
·····	马允伦(113)
抗战初期的“鳌江儿童团”·····	孔望光(125)
一曲响彻平阳大地的抗台凯歌·····	游广本(129)
荆山山体滑坡记·····	张声和(138)
鳌平内河运输航线的兴衰·····	黄德慧(142)
来函照登·····	(144)

春 风 风 人

——记与苏渊雷先生的几次交往

王 光 铭

在建国以前，我家案头有一部《学思文粹》，是一部综合性的文选，上自庄子、荀子，下至王国维、章炳麟，是苏渊雷先生编的，我与《古文观止》一起读。那时光知道苏先生是平阳人，佩服他的博学，其他什么也不知道。1972年，住在林垵蔡桥地方的陈镇波来我家，按照惯例，都陪同他一起到王建之先生家中坐一会。此次巧得很，苏渊雷先生已先在。我的第一个形象是苏先生非常随和，平易近人。王先生替我们介绍后即谈得很投机。原来苏先生已经回乡，住在老家鱼龙口，最近才刚搬到钱库街来住。王先生的案头就有《壬子首夏移居近市偶赋二章》诗两首。我与镇波私下商量，便把这两首诗抄下来了，并约定各依韵和二首。

苏先生的诗是这样的：

江湖纵棹谁偕隐？墟集逢场一举杯。赁得小楼听夜雨，恨无好句答花开。怀人忽觉蒲觞近，揽镜频惊雪鬓堆。隔岁相思艰一字，何曾夜月待珠来。

久昏倦眼读黄嬭，那有清词缀玉杯！隔水雷春催午睡，近航螺笛报船开。春残唯仗画钉壁，酒醒欣看花乱堆。莫笑子云居寂寞，繁街曾逐市人来。

过了两天，陈镇波不负所约，专程把和诗送来。他的诗是：

久疏朝市和尘俗，闲伴村农逐酒杯。春雨披蓑蒔黍绿，秋风

戴月任门开。敢思户牖窥天下，却笑蓬窗书乱堆。寂寂淳熙陈叶后，瓯滨重见大师来。

生涯碌碌嘲腐鼠，月旦悠悠付酒杯。脱粟漫容果一腹，好花不必待全开。文章自有葫芦在，糟粕无妨几案堆。今日效颦堪自笑，抛砖为有夜珠来。

我的两首是这样的：

曾干气象杜陵笔，又羨频辞袁绍杯。自有青山堪养性，更营菽水承颜开（当时苏先生的母亲尚健在）。闲中岁月非虚掷，钵里珠玑日积堆。向晚无须增感慨，羲和亦解送晖来。

前路茫茫何处是？浇愁且尽手中杯。迎风蒲柳依依绿，出水芙蓉澹澹开。铅槧空劳登阁梦，琴书那计满床堆。寻思唯有扁舟乐，无限烟波任往来。

我把以上四首诗用正楷写在一张纸上，没有署名，那时我们还没写诗送人的习惯，然后送给建之先生看。王先生一看就知道那是镇波的，那是我的；但是他说，必须各署名。于是我们便分别各写一张托王先生转给苏渊雷先生。据说这些诗得到了苏先生的赞赏。就这样，我们与苏先生之间的关系算是建立了，从此我们也常有往来。

第二年清明，苏先生移居平阳靛青行 17 号，与我家隔河相望，往来只须通过一条护城河也即靛青河的小桥即可。我见先生家中陈设简朴，便送了一盆盛开着的香蝴蝶给他。先生非常高兴，亲自将这盆花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房兼卧室的窗口，香蝴蝶散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第二天我写了一首诗给苏先生，题目是《苏教授移居近邻喜而有作》：

一从靛面梦常萦，况结芳邻失喜迎。夹岸繁花春灿烂，隔窗灯火玉琮琤。风光上下分明月，身世升沉共兕觥。莫信武陵更有适，醉乡咫尺即蓬瀛。

先生边看边念，当念到“风光上下分明月”时，仰起头并轻轻

地摆动，念着苏东坡的两句“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无分上下池”然后说：“此句好”！接着说：“我正想写几首诗给你，你来得正好”。马上从抽屉里拿出纸来，案头有现成的笔墨，于是便写起来，我在旁边看他写。现在想起来，在旁边看着苏先生写字，确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这次他写的是小字草书，而且是悬肘写的。过去我一直不敢相信古人悬肘写小楷，现在亲眼所见，不得不叫人佩服。苏先生的草书，如行云流水。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和高超的书法艺术，一口气便写完了以下三首诗并落款：

又向山城赋卜居，真成天地一蓬庐。重三曲水流年再，寒食飞花得句初。瓶钵垂垂看老至，风波渺渺欲愁予。从今罢拟逍遥论，有待还凭大气嘘。

草草移家迹近闲，未安笔砚对溪山。车空杂物惭东野，气入风云塞两间。一壑能专余梦想，寸心足办谢牵攀。解嘲扬子何为者，灭性刘伶只闭关。

层楼十口九春阴，空谷跢然耿足音。抱病故人犹曳杖，称诗啸侣胜分金。窗横远黛留眉妩，门带清流试影深。最是邻园花事好，盆移瓶插助吟心。

癸丑清明移家平邑，迭承建之，一亮、子强诸老赠诗，光铭复贻盆花数事以庄严之，喜极次和三章，藉答雅意。

光铭兄兼正

谷雨后三日

遁园

1974年春，我在灵溪南港水利指挥部当临时工，突然接到陈镇波的电话，说与苏先生一起去溆浦萧耘春家，约我马上去。我把手头工作安排好后至老萧家时，苏先生与镇波已先到了。只见耘春的母亲、女儿正在厨房忙碌，准备酒肴招待客人；苏先生与镇波在楼上，一边翻着书架和桌头的书，一边谈天说地，谈兴正浓呢！我说：“怎么不见主人？”镇波说：“主人出门去了。”苏先生接着说：“我们也是乘兴而来。”我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与镇

波是老客，没关系的。”这天，我们过得很高兴，三杯酒落肚，古往今来，无所不谈。苏先生的话深入浅出，平平常常的话中却有很深的哲理，禅味很浓，我知道他对佛学很有研究。晚上，我们三人就同睡在萧耘春的床上，这是一张古老式的周围有屏风的大床。我向来好睡，一翻倒便呼呼大睡。这一夜，苏先生睡得不安隐，同时夜里又下起雨来。当我醒来时，苏先生已起来多时了。先生拿着诗给我看：“你看，我的诗也已写好了。”转眼看陈镇波，侧着身坐在桌角，凝神冥思，正在动脑筋写和诗呢。

苏先生的诗是这样的：

乘兴山阴迹可论，客来主外一楼尊。溪泉响答檐前响，屋漏痕添心上痕。剧饮相呼消永夜，传声觅伴壮吟魂。三人同榻应同梦，长忆萧家夜雨村。

不一回，陈镇波的诗稿也拿出来了。他的诗是：

岁杪曾闻抵掌论，春来又待客星尊。溪桥待放孤山鹤，几案尚留古墨痕。喜酌角卮消永夜，更看椽笔召诗魂。待君襦被归来日，再约停云邀水村。

我素来迟钝，只能自惭才疏，一时写不出来。第二天才勉强写了一首而没有步先生的原韵，而且带一点开玩笑的语气，因此称为“戏和”。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不够敬而使人汗颜。这首诗是这样的：

德操今朝访德公，不知谁是主人翁。祖孙堂上具鸡黍，师友楼头觅蠹虫。行迹半生风雨里，新诗千首酒杯中，调高白雪和难得，敝枕无心作卧龙。

一二两句用的是三国时典故。据《襄阳记》云：“德操尝造德公，直其渡沔。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至，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苏先生在平阳八年时间，我自认受益最多。首先，过去从不作草书，而写几个字只能说是写字，根本称不上书法艺术。自从

与苏先生接触多了，经常在旁边看先生写字，才产生一种写草书的念头。一次青山寺住持西震和尚请先生为其新建的青山寺写匾和楹联，先生叫我同去，其时同去的尚有游寿澄和张帆。先生写好后叫我们各写一联。张帆和寿澄比起我来堪称老手，都写了。先生鼓励我非写不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宣纸写的一对楹联。当我第二次去青山寺时，时间已过去很久，先生已去上海，西震也已去世了。我寻找过去写的楹联，说来好笑：苏先生的字自然到处可见，寿澄写的一对被镌刻在后殿的正中石柱上；我的一对却被分开了，这里发现一只，而在别的地方才找到另一只；而张帆写的却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自此以后我才开始学习草书。

苏先生在靛青行只住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后来搬到东门水溪头居住。这里住房比较宽敞，先生带来了七大箱书籍。这对于我这个久饥的饿俘，简直羡慕不已。我开始向苏先生借书，我开口是借两本《史记》，先生说：“为什么借两本，都拿去！”他亲自把一部《史记》用报纸包好然后用绳缚捆好给我。我发现苏先生读书非常认真，一部《史记》凡空白的地方，都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满了。我读《史记》已经是第二轮了，这一轮却受益非浅，特别是这些蝇头小字最能启发人。那个年月，其他什么都缺乏，唯一富有的是宝贵的时间，我利用这些时间读了一部又一部。至今家中有一部《才调集》是唐人韦毅编的唐诗选集，共十卷，全部手抄，是从苏先生处借来，手抄完了才把原书送还给先生的。

苏先生在平阳期间，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书法热和做诗热。我仅是其中的一员而已。是否可以这么说：现在平阳县的书法界、诗词界的友人或多或少都受过苏先生的影响，接受过苏先生的教导。苏先生对平阳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自学 自重 自挽

——悼苏雷渊先生

靳树鹏

我同苏渊雷先生只是神交，正当我要去上海拜望他时，却传来了他仙逝的噩耗。1995年11月14日《文汇报》载：“文史哲兼通，诗书画俱绝的著名学者苏渊雷（仲翔）先生，于昨日病逝，享年88岁。”几天后，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苏渊雷先生追悼大会，大厅进口悬挂着他的自挽联。其一为：“意气早倾天下士；文章独抱一家真。”另一为：“有容斯大，无欲乃刚。吾犹愧是；能读父书，不因人热，儿其勉之。”两联均署“钵翁自挽”。这两副自挽联令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伫立凝神。上海的友人代我在追悼会的签名簿上签名并送花篮，总算多少表达了我的哀思。

苏渊雷先生1908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今属苍南），原名中常，字仲翔，晚署钵翁，又号遁园。他是当代学者中才识学兼备者，于文学、史学、哲学、佛学诸多领域进行研究，均多义胜解，先后出版《易学会通》、《宇宙疑谜发展史》、《名理新论》、《天人四论》、《中华民族文化论纲》、《陪都赋·世界大战杂诗》、《玄奘》、《宋平子评传》、《李杜诗选》、《元白诗选》、《白居易传论》、《读史举要》、《论诗绝》、《风流人物无双谱》、《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钵水斋选集》等等，并校点禅宗语录《五灯会元》，凡数十种。苏老少负诗名，余事书画，均振笔立就，各臻绝诣，尤以行草闻名海内外。有人评他“诗书画三绝兼擅，文史哲一以贯之”。他是当之

无愧的。1992年他曾获国务院颁发学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称号，又被选为首届上海市有特色的艺术老人，生前正撰述《中国禅学史》。

五年前我因事到沪，去看望本世纪同龄人郑超麟先生，他书房中只悬一个条幅，就是苏先生亲作亲书的一首七律。

我对郑超麟先生的生平事业是了解的，而苏老知道得更深切，才能发一首七律精彩概括了郑先生一生。我在条幅前观赏良久，思索良久，其诗其字透出苏老有胆识和襟怀，令我肃然起敬。这首七律后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拙作《郑超麟先生坎坷一生》也曾引录全诗。

引后我一直渴望得到苏老一幅墨宝，因素无交往，逡巡不敢张口。1993年某日，我终于鼓足勇气提出希望，正在我担心所请是否过于唐突之际，苏老的墨宝已经寄到。其书是我最喜之行草，其文是他审读我刚发表不久的两篇粗文即兴而赋的两首七绝。这两首七绝也于前年发表于《炎黄春秋》。

不久，我又得到苏老刚出版的《钵水斋外集》。这并不是一本专门的学术著作，有散见于各种报刊和碑石上的各种题旨的篇什，有为自己的著作和其他文集、诗集写的序、跋、题记、小引，有为别人的书画集写的序文和前言等等。可谓杂七杂八。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轨迹，看出他多方面的追求和造诣，看出他横溢的才华和率真的性格。

他四岁而孤，兄弟二人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温州师范读书时，常以所作请教其师朱自清先生。大革命后期，他是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1927年4月15日，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第四天在温州被捕，旋即解往省会杭州，被判19年徒刑，后转入杭州反省院。他多次进行绝食斗争，以高亢的国际歌怒对大屠杀。幽囚七载，始得生还。建国后，首任上海市军管会高教

处兼文管会秘书，一时耆宿，多得其调护，继任华东财委会专员，旋转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1958年反右补课，被错划为右派，调往哈尔滨师范学院，1971年被迫退休返籍，1979年沉冤得白，重返华东师大教席。

苏老学识渊源据其自述：“晚清启蒙思想家中，若康长素、谭复生、梁任公、严几道、章太炎，以及吾乡孙仲容、宋平子诸氏、尤所私淑。……并世如陈仲甫、鲁迅、郭沫若诸氏……曾给予不少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受着龚定庵、苏曼殊的熏染，带点名士的气息，因而忧郁、飞扬、愤激的气氛。笼罩着我一身。”他还写道：“余生耽玄想复囿于情，历物品文，每持二解”，“我多爱、好奇。陶醉于概念，寄情于玄远”。“彻头彻尾，我是一个罗曼主义者。诗人、社会主义者，构成我理想生活的两面。有时欲飞，有时欲堕，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总是在斗争。”苏老追求的是真学问、真趣味。钱钟书赞他“发而为言外者，欲兼珠光与剑气；蕴而为意内者，欲兼情韵与理趣”。

苏老生平事业这荦荦大者，为笔者学识不逮，无力评说，只摘其细微末节略说三事。

抗战期间，苏老曾在重庆北碚及上清寺创设钵水斋，硕儒胜流。济济一堂，蔚然称盛。钵水斋重点举办文化交流、图书出版、学术座谈、书画展览等，中英文化情报社主任李约瑟博士、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高罗佩博士也闻风而来，世界有名的牛津、剑桥诸大学亦时来通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钵水斋已为结纳海内外群贤的文化活动中心。此事已过去半个世纪，至今还被人们称道不已。更可喜者，苏老又于1985年上海重建钵水斋。钵水斋之创建和重建，可证苏老对文化学术事业的执著和赤诚，可见他平生师友之多和交游之广。

苏老知识之渊博、兴趣之广泛亦世所罕有。就以《钵水斋外